

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教材編譯室編

外語教學譯叢

第一輯

俄語雜誌社出版

1954

目 次

根據斯大林關於語言的學說來看語音學（摘譯） O. X. 察赫爾（1）	
根據巴甫洛夫學說來看外語教學……………Л. M. 柯斯曼（8）	
外語教學法對社會情況及其任務的依賴關係 Л. B. 謝爾巴院士（15）	
中學九、十年級分析課文的兩個階段…………… A. A. 列平（28）	
翻譯時如何理解原文…………… A. C. 李特維念柯（41）	
翻譯是外語教學的手段（節譯）…………… Г. B. 郭爾德施坦教授（63）	

根據斯大林關於語言的學說來看語音學（摘譯）

О. X. 察赫爾

教授外語發音時，語音學有着很大的實際意義。

學習外語時，我們要研究語言的三個基本方面：語音，語法結構及詞彙。不消說，我們的學生應該全面地來學習外語，他們應該通曉所學語言的語法結構，儲備足夠數量的詞彙，能够正確地書寫，並會用所學語言的正確發音來讀來講。

語音學是訓練正確發音的，它對無線電廣播，舞台演出工作，對雙語學校，以及學校中的本族語言和外語發音的教學都具有廣泛的實際意義。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通訊院士И. В. 拉赫曼諾夫曾指出：『由於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未曾提到過語音學，某些教學法專家就認定說，學校裡可以取消語音學的這一學科，因為沒有必要留它。』〔註一〕И. В. 拉赫曼諾夫給對待語音學的這種典型的教條主義和學究態度下了十分公正的評語：他認為要取消學校中的語音學課程這種想法是極其荒謬的，而且是無需證明的。

這裡，我想讓大家回憶一下，列寧在學習外語時是怎樣對待語音學。H. K. 克魯普斯卡婭在她寫的「列寧論外語學習」一文中講到列寧對日內瓦的法語講習所很感興趣。該講習所授課的中心內容是語音學，而且在教學中估計到了學生本族語言的特點，並利用留聲機唱片來教學生學習正確的法語。當時列寧很贊成這種方法，並認為應當把這種方法加以大力推廣。

正是偉大的列寧對待語音學的這種衆所週知的態度，才使蘇聯的外語教學法避免了馬爾學說的嚴重錯誤。但是，在某些外國語學院裡，曾有人企圖把講授語音學的程序顛倒一下，想把馬爾信徒所認為和思想有聯系的音調放在第一位，而把所謂「形式」要素的每個音的講授放在最末位。

顯然，語音學課程不應該先教音調，而應先教每個音的發音。然而，假使我們按着老辦法，在語音學課程中只教發音，那也是錯誤的。當學生一開始讀單詞和句子，我們就應該適當地注意正確的音調：詞的和句的重音、休止和音律。一般來講在我們許多學校裡，發音中的音調方面都被忽視了。這主要是因為對俄語和外語的音調直到現在研究得還都很差。現在擺在蘇聯語言學家面前的任務是：用比較法深入地研究俄語和外語的音調。

教授外語應以學生的本族語知識及熟練技巧為基礎。大多數與外語教學有關係的蘇聯語言學家都很贊成這一點。Л. В. 謝爾巴院士寫道：「在教授外語時，可以，而且必須經常擺脫本族語言的影響。」

〔註二〕

而 С. И. 伯恩施坦教授認為在講授外語發音時，必須分解構成本族語言各個音的「局部的發音動作，然後，再把局部發音動作綜合起來構成外語各音的發音。」〔註三〕

目前，蘇聯外語教學法已堅定不移地走上了用比較法來學習語言的道路。「直接法的擁護者」〔註四〕過去認為而現在還認為本族語是學習外語中的阻礙，並應在外語課中澈底排除它，蘇維埃教育學已經揭露了這種看法的荒謬無稽，因為剛學外語的人總是要在腦子裡先把外語譯成本族語。〔註五〕

馬爾認為「語言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它以聲音表露出來；思維底活動不表露也可以進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只有唯心主義者才能談到與語言底『自然物質』不相聯系的思維，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維。」〔註六〕可見，反映物質世界的思想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才能存在。每種語言都有其特有的語言材料。同一種思想可用不同的語言材料來表達。同一個事物，同一類現象，同一種行為，在各種不同語言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名稱。然而思想（事物、現象、行為的名稱）不能存在於語言材料形式之外。因此想跳過本族語的詞（語言材料），而從事物、現象及行為的名稱直接聯想外語的詞，那

是不可能的。這裡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在比較的基礎上，從具有特定意義的本族語的詞再轉到與此意義相同的外語的詞。因此，И. В. 拉赫曼諾夫教授根據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做出了下面這個結論，即「學習外語時所採用的比較教學法應成為我們教學法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註七〕

許多懂得學生本族語的教師都以爲用比較法來學習外語的要求很容易達成。其實他們所以會有這種意見，乃是因爲他們對這一要求的本質理解得膚淺、簡單、幼稚、不科學。

不能將用與本族語比較的方法學習外語一事想像得過於簡單和幼稚，從而以爲全部上課時間都要進行語法和語音上的比較，並把全部教學過程歸結成兩種語言的對譯和對兩種語言的異同點作抽象的議論。在教外語的過程中，那種沒有系統的、未經過深思熟慮的比較，不僅效果不會大，甚至是有害的。

學習外語時，要與本族語進行比較的這一要求，不應該理解得過於簡單，比較應該做得很熟練。在排列我們整個外語課程時，都應遵循着循序漸進的原則，並考慮到因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的困難。排列這樣的課程的確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但又必須完成，因爲這將會大大地改進外語教學。

外語教學法中，講授發音的方法主要有兩種：

- 一、直接模倣法；
- 二、語音分析綜合法。

模倣法在學校裡很長時間都佔絕對統治地位。用模倣法教發音的全部工作就是盲目的模倣。教師發了各種單獨的音或音的組合（ком-плекс звуков），學生則重複教師所發的音，並竭力使自己能發出同樣的音。當然，這時教師首先就把希望寄託在學生的聽覺上。爲了能獲得音響上的相同效果，學生就必須具有完全正確的聽覺。他不但要正確地聽出教師發的音，而且要正確地聽出自己所發的音。

然而，實踐證明，只有很少的學生是有完全正確的聽覺的。大多數的學生只能聽出本族語各音素的主要變形，但卻聽不出在弱音位上的音素的各種變形。

例如，學生能夠完全正確地發出 *лед*（祖父）和 *дети*（兒童）兩詞中的音素 *э* 的變形，但他們卻感覺音素 *э* 在這兩個詞中是發一樣的音。學生的聽覺只有經過長期的訓練，才能根據發音分清一個音素的各種變形。

同樣，對於沒有受過語文教育的德國人來說，在不同詞中的字母 *ch* 雖然他們發着不同的音，但是他們卻察覺不出來。

例如，在 *Nacht*（晚間）和 *Nächte*（晚間「多數」）兩詞中就是如此。

C. И. 伯恩施坦教授說：『只有我們會發的那些音，我們才能聽得完全正確。』〔註八〕這一結論還應加以擴充。前面所舉的例子證明：俄羅斯人能完全正確地發出音素 *э* 的兩種變形，但聽不出它們之間的區別來；同樣，德國人雖然能十分正確地發出 *x* 和 *q* 的音，但他們卻聽不出它們的差別。問題在於，我們能正確地聽見的，僅是本族語各音素的主要變形。這就無可爭論地證明，我們能完全正確地發出的音，其中有許多是我們不能正確地聽出來的。

學習外語時，最初我們是要通過本族語的音素系統來瞭解外語的語言系統。因此，我們聽得不正確的不僅是外語音素的各種變形，而甚至於是外語中在發音上和本族語差別很小的相應的音素。例如：一個新學德語的人就會覺得在俄語和德語的 *ф* 和 *f*，*п* 和 *p*，*т* 和 *t*，*н* 和 *j*，*л'* 和 *l* 等字母的發音中並沒有什麼區別。

由此可見，聽覺可能使我們受騙，因此我們必須批判地對待我們自己發音時所產生的音響效果。所以，模倣法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即當學生具有非常好的聽覺時，才會收到良好的結果；而大多數學生的發音將是很壞的。不錯，模倣法對教師來講是最容易的方法，但也是最幼稚而且收效最小的一種方法。

學習語音的生理學和音響學和語音學中廣泛採用以器械實驗的方法等等都使得講授外語發音的新的，語音分析綜合的科學方法向前發展了，現在，由於在研究音素及教學過程中採用了錄音機這一方法，就愈益完善起來。

所有沒有專門受過語文教育的人，以及雖受過語文教育但沒專門學過語音學的人，常常認為語音的生理學（發音器官的動作）和音響學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用模倣法教發音，學生會始終認為語音、發音方法以及音響是一個分割不開的整體。

當我們採用語音分析綜合法時，我們知道，發音器官的工作可分成各個組成部分，即一系列發音器官的動作〔註九〕。發音器官這些單獨的動作可以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感覺出來：視覺、肌肉的感覺、觸覺；也可以用詞來敘述和用圖畫來解釋。我們訓練這些單獨的發音動作時，就鍛鍊了發音器官運動的感覺，這對我們以後的外語發音有很大幫助。自然，發音器官的每一動作都應使我們聯想到一定的音響效果。通過對本族語各種音的分析而得出的發音器官的每一動作（容易聯想到的，與某一音相應的各種音）可以作為綜合外語各種新音的根據。

下面我們用例子來說明這一點。當我們分析俄語元音音素 и 的構成時，我們可以看出下列的發音動作（它們都具有相應的音響效果）：

- 一、聲帶振動，發出聲音；
- 二、軟顎緊貼喉後壁，沒有鼻腔共鳴；
- 三、舌面抬高，構成一個狹窄的固有音高頗高的共鳴器；
- 四、雙唇舒展，上下齒間形成一狹窄而向左右拉開的縫隙，這是提高共鳴器固有音高的補充要素。

接着，我們再比較俄語輔音 й 的構成和元音 и 的構成，這時便可以看出輔音 й 和元音 и 發音的差別，僅在於發輔音 й 時，舌面向硬顎抬得更高，因此，在舌面和硬顎間就構成一道縫隙。空氣磨

擦縫隙，就形成一種特殊的高噪音。以後再比較德語輔音音素 j 和俄語輔音音素 $\tilde{h}$ ，這時我們可以看出，發 j 音時，舌葉抬得非常高。因此，舌葉和硬顎間的縫隙就更小，這就使氣流在縫隙內磨擦得更大，也就產生了很大的噪音。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發 j 音時，筋肉更緊張，呼氣也更強烈。

j 音的構成可與輔音音素 φ 的構成作比較。它們的不同點就在發 φ 音時聲帶不振動。

可見，俄語輔音音素 $\tilde{h}$ ，只要加強呼氣和筋肉的緊張程度，同時聲帶不振動就可以得出德語輔音音素 φ ；比如 чёрный （黑的）一詞中的無聲音的發音。

這樣，語音分析綜合法的特點就是它能細緻地分析和綜合。很明顯，只有完全掌握學生的本族語及外語語音學的教師，才能運用這種方法。當然，研究本族語及外語在語音現象上的異同的比較語音學，對外語教師在認真地深入地運用分析、綜合的科學方法有很大幫助。

然而，我們把分析綜合法提到第一位，也不是要把模倣法從教學過程中完全去掉。在進行自覺的分析綜合以後，教師就着手幫助學生練習發音，使學生的發音自動化，使他們產生自動化熟練技巧。這時就要廣泛地讓學生模倣教師。在掌握元音音素時，由於舌頭的位置而難以領會運動感覺，模倣就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模倣乃是教學法上一種從屬的輔助工具，在科學的分析和綜合之後總是要用它。分析本族語的發音，綜合分析出來的外語語音的各個要素，最後通過模倣而達到外語發音的自動化，這就是講授外語發音的方法。

不能說，我們中學和高等學校裡沒有進行本族語和外語的比較，然而這種比較通常帶有偶然性、沒有系統，並且往往不够科學。原因很明顯，因為要進行比較就須要很好地理解外語結構和學生的本族語結構，對這兩種語言就要有廣泛而深刻的理論知識。但有不少外語教師就沒有這麼多的語言學知識。

如果能有一部比較語音學及比較語法的話，那在外語教師比較兩

國語言時一定會有很大幫助。目前，我們還沒有這種參考書，雖然，Л. В. 謝爾巴院士在一九三四年就提出關於編寫比較語音學及比較語法這一問題。當時，他寫道：「有很多規則還未被人發現，這些規則對各該種外語來說，都有其特殊的規則。而發現這些規則，乃是外語教學法當中當前任務之一」〔註十〕。

自然，這一重大任務只靠教學法專家是無能為力的，必須有語言學專家的協助。

偉大的斯大林給蘇聯語言學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光輝照亮了這條道路。蘇聯語言學正沿着這條道路堅定不移地前進，它有一切可能在世界語言學中佔據第一位。

〔註一〕И. В. 拉赫曼諾夫：「論學校外語教學的任務」第三頁，教育科學院出版，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註二〕Л. В. 謝爾巴：「外國語的普通教育意義及其在學校課程系統中的地位」，一九四二年「蘇聯教育學」雜誌 № 4-6 第三十七頁。

〔註三〕С. И. 伯恩施坦：「教授外國人學俄語時的發音教學問題」，一九三七年，第二十一頁。

〔註四〕他們稱之所謂「直接法」，即要求從每一物體或動作直接聯想到外語的詞。

〔註五〕卡爾·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三五年版「馬克思選集」第二卷第二五〇頁。（人民出版社版本）

〔註六〕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第三十九頁。（人民出版社版本）

〔註七〕И. В. 拉赫曼諾夫：「外語教學的任務」，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教師報」。

〔註八〕С. И. 伯恩施坦：「教授外國人學俄語時的發音教學問題」，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版，第十五頁。

〔註九〕這裡必須指出，С. И. 伯恩施坦教授在語音分析綜合法的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的貢獻。我部分地採用了他的一些見解。請參考莫斯科一九三七年版小冊子「發音教學問題」第十二、十八——二十一頁。

〔註十〕Л. В. 謝爾巴：「關於本族語言與外語的關係」，著「中學外語教學」一九三四年 № 1 第三十四頁。

作者：О. Х. Цахер

譯者：方如英

原題名：Фонетика в свете учения И. В. Сталина о языке.

原文載：„Иностранные языки в школе“ 1951, № 3, стр. 32—36, 本譯文為原文的第 VII 節。

根據巴甫洛夫學說來看外語教學

Л. М. 柯 斯 曼

本文的目的是闡明巴甫洛夫學說對於制定外語教學上的某些教學方法具有什麼意義。本文談兩個問題：

- 一、外語教學中的口語訓練；
- 二、有關外語各種不同的詞組的問題。

筆者對上面的兩個問題不企圖做詳盡的敘述，本文僅僅是根據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來論證外語教學的幾種方法的一點嘗試。

任何一個教外國語的教師，特別是師範學院外語系的教師，都可以觀察到：學生學習到一定階段，便會發生質的飛躍，即學生想用外語講話的時候，已經不需要把本族語每個詞都譯成外語，而開始直接用外語來思考了。這樣一來，學生的會話便會逐漸流暢起來。那麼根據巴甫洛夫學說怎樣來解釋這種經常可以碰到的過程呢？

巴甫洛夫在他所著的腦髓高級部份的動力定型一文中寫道：『從外在世界和機體本身的內在環境中，有無窮的在質量上皆不相同的刺激作用，不斷地進入大腦兩半球……所有這些刺激作用會發生、會衝突、會相互反應，最後必然會系統化、均衡化，好像是歸結到一個動力的定型。』〔註一〕又寫道：『因為這些刺激作用都還留下一些或多或少的痕跡，所以把這一刺激與那一刺激間的時間間隔必須加以固定，依照嚴格確定的次序施用這些刺激，也就是說，用一種外在的定型，才可以很容易而迅速地獲致這系統中的刺激的確切而不變的效果。最後的結果就是一種動力定型，即內部過程的協調而均衡的系統。』〔註二〕

外語學到一定階段，講話便逐漸流暢起來，這顯然是由於新的動力定型不斷建立起來的緣故。外語學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信心是有賴於動力定型及新的暫時聯系（即神經通路）的系統性和鞏固性的。

學習外語的初期，外語詞的發音不是直接刺激第一信號系統，而是喚起，即聯想起本族語的相應的詞，就是說，外語的詞的發音和本族語的相應的詞之間發生暫時聯系。只有本族語的詞才能喚起相應的概念或感覺，即刺激第一信號系統：

外語的詞→本族語的詞→第一信號系統的興奮

例如：由德語的 *die Säge*（鋸）一詞聯想起本族語的相應的詞 *пила*（鋸），而只有後者才能刺激第一信號系統。

這條路子是學習外語的初期，即所謂翻譯階段理解外語都必須經過的過程。這一階段用外語講話的情形也和理解外語的情形相似。所有想用外語表達自己思想的人，最初都得經過這樣的路子，但順序相反，即第一信號系統的興奮，喚起本族語的詞，然後本族語的詞便和外語的詞發生暫時聯系：

第一信號系統的興奮→本族語的詞→外語的詞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學習外語的初期，即翻譯階段，本族語是必不可少的一個中間環節。此後，新的暫時聯系愈鞏固，神經通路愈定型，學生便愈不需要預先翻譯；學生用外語講話的流暢程度是和事先不通過本族語翻譯而理解和運用外語的能力成正比的。學生用外語講話愈是不依靠翻譯這一中間環節，他們講話的流暢程度也就愈會加強和提高。學生一開始用外語思考，中間環節（譯成本族語）便不需要了；外語的詞和語便能直接刺激第一信號系統（在領會，即理解過程中），而第一信號系統的興奮也能直接和外語的詞發生暫時聯系（在講話過程中）。在這種情況下，教學法專家通常是說：講話的熟練技巧在相當程度上已變成自動化了。學生開始用外語思考。講話開始流暢起來。外語成為學生『思想的直接現實』。

不通過翻譯理解外語

外語的詞→第一信號系統的興奮

例如：名詞 die Säge (鋸) 直接引起第一信號系統相應的興奮，不經過中間環節，即事先不用譯成本族語。

不通過翻譯用外語講話

第一信號系統的興奮→外語的詞

按照上面所舉的例子，пила (鋸) 這個詞的概念可以使學生直接聯想到德語的相應的詞。

外語系訓練學生口語的目的正是要使學生能够不通過翻譯直接理解外語和用外語講話。

從以上所述能得出哪些教學法上的結論呢？根據巴甫洛夫學說，我們可以看出，練習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通過練習可以使新的暫時聯系鞏固起來，使新的語言材料自動化。然而，在用外語講話的熟練技巧還沒有自動化之前，對材料必須有清晰的、自覺的理解。因此，目的在於鞏固新的詞彙、語法材料的練習可分為兩大類：

(1) 用以幫助學生有意識地理解新材料的練習；

(2) 用以促進新材料自動化的練習。

一、第一類練習的目的是要使某一具體的語言現象跟其它的在詞彙、語法結構上與之相近似的語言現象區別開來。從詞彙的角度來說，這種練習應包括：詞的多義性、同音詞、各種派生詞、修辭上的同義詞等等。

這樣的練習很多，例如：

1. 把外語譯成本族語，然後再把它譯回外語；

2. 換詞，即用同義詞或在意義上相近的詞來代替原文中的詞；

3. 填寫文章中的空白等等。爲了使學生能在各種不同的文章中運用及鞏固新的詞彙、語法現象的練習是非常重要的。當學生相當鞏固和自覺地掌握了新的語言現象時，我們覺得應該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新的語言現象最大限度地自動化上面。這時就有必要給第二類的練習。

二、爲促使新的語言材料自動化而做的各種練習，其目的是鞏固暫時聯系，發展口語的熟練技巧。這種練習應包括：用各種語言現象造句子，提問題和回答問題等等。

根據外語教學訓練口語的特點，本族語在學習外語的各階段中具有如下的作用：學習外語的初期，主要的作用是使學生能够經常地和本族語相比較（有時甚至把外語逐字逐句地譯成俄語，然後再考慮文學翻譯的要求）。把外語的語言現象和相適應的本族語的語言現象相比較，在全部教學過程中都有其意義。但在高級班裡，只要學生能够理解，就應該只用外語來講解。

例如：當我們第一次介紹德語俗語 «Kein Meister fällt vom Himmel»（行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時，我們就應該先用德語解釋它的意思，同時結合日常生活舉出具體的例子加以說明。用外語解釋完了後，就應該要求學生用俄語中相應的俗語 «Не боги горшки обжигают»（瓦罐不是上帝所製。意即任何事情人都能做）把它譯過來，這種翻譯對學生來講並不難。再舉第二個例子，爲了介紹德語慣用語 «durch dick und dünn gehen»（克服一切困難），就必須先用外語解釋這句慣用語的意思，並用具體例子來說明它。這樣做了之後，學生就能很容易把它譯成俄語 «проходить через огонь и воду»（歷盡千辛萬苦）。

x

x

x

當講到大家都感興趣的第二個問題，即根據巴甫洛夫學說來研究教授外語詞組的若干教學方法時，我們先得講一講什麼叫分析過程，

因為這是高級神經活動的基本過程之一。

為此，我們先來看一下巴甫洛夫的著作，他寫道：『……在客觀研究中得出進行這個分析所依據的普遍規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分析的漸進性。在條件反射中，在暫時聯系中，分析器的活動起初是比較一般而粗糙的，祇是在後來，由於條件刺激的逐漸被區分，它的活動才祇剩下最精細的部分。』他又寫道：『……在利用動物做條件反射的這種實驗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一個共同的事實，即分化作用的出現是由於抑制過程的結果，就好像是……除了有關的部份外，所有其餘的部份都被抑制住了。』〔註三〕可見，分化作用（即從很多的一般的刺激轉化為一個特定的刺激，也就是刺激範圍的逐漸縮小）在大腦兩半球上的產生是由於阻滯即抑制過程的結果。分化作用是有機體高級神經活動的主要規律之一，對於第二信號系統來講，仍有其意義。我們在外語教學中經常可以遇到分化作用。例如：假使學習英語的學生僅僅知道英語動詞 *to take* 的基本意思是 брать (拿)，他們就不能立刻把 *to take the bus (the train, the ship, etc.)* (乘公共汽車、火車、船等) 正確地翻譯過來。只要教師一解釋，學生便會很容易地在 *I take the bus* 和相應的俄語譯文 *Я сажусь в автобус* (我乘公共汽車) 之間建立起暫時聯系。如果這種句樣在文章或談話中再碰上幾次，學生用不着費很大勁兒便能正確地把它譯出來。這樣一來，分化作用就會使我們獲得到所需的結果。我們還應促成學生進一步的分化過程。例如：學生學到 *It takes five minutes to get there* 這一句樣時，教師把它譯成 *Требуется пять минут, чтобы туда попасть* (到那裡去需要五分鐘)，然而，那些不久前剛剛學會 *to take the train, the bus, etc.* 這個句樣的學生，如果第二課又遇上了 *it takes five minutes...*，他們就會把它譯成 *Туда пять минут езды* (坐車到那裡去需要五分鐘)。可是，在他們所翻譯的英語句子中，絲毫也沒提到「坐車」的字眼。這種錯誤之所以產生是因為 *I take the bus* (我乘公共汽車) 和 *it takes five minutes to get*

there (到那裡去需要五分鐘) 這兩句之間的分化過程還不够。第一種情況下的 to take 要譯成 ездить (乘)，第二種情況下的 it takes 要譯成 требуется (需要)。可見，學生把第一種情況下的動詞 to take 的意思錯誤地搬到第二種情況來用了。『……神經刺激過程通常是順着各種不同的細胞，向遠處或近處伸展、擴散開去。』「註四」上面講的翻譯中的錯誤之所以產生，祇是由於擴散的緣故，即還未形成所必要的分化作用。教師對這兩個詞組的主要不同點應做下列的解釋，才能夠促進這兩個句樣的分化：

一、第一種情況，動詞 to take 是用於人稱形式，第二種情況，則是用於無人稱形式。

二、第一種情況，動詞 to take 是和運輸工具 (to take the bus 乘公共汽車，the train 火車，the ship 船……等等) 一起聯用，而第二種情況，則沒有與上述運輸工具聯用的這一因素。

分化作用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能產生：

一、教師事先告訴學生：

二、旁的同學的反應：

三、沒有別人幫助，學生看出這種翻譯跟具體上下文不合時，自己能猜測出合適的翻譯。

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後一種情況。學生在文章中遇到一個英語句子 Look here, I also want to go to the theatre (喂！我也想到戲院去)，其中每個單詞的意思學生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學生自己就會猜想，把 Look here 這句成語逐字翻譯作 смотри сюда (看這裡) 的話，根據上下文實在講不通，所以這裡所舉的英語句子就應譯為 послушай-ка, мне тоже хочется пойти в театр (喂！我也想到戲院去)，這裡實際上發生了個什麼問題呢？學生唸文章時，遇上了熟詞 «Look here»，於是依據暫時聯系的線索就喚起了 смотри сюда (看這裡) 的譯法，然而，這種翻譯在上下文中並不適當。在這種情況下，暫時聯系就與具體情況，即原文的上下文有了矛盾。因

此需要建立新的暫時聯系：Look here—послушай-ка（喂）。在上下文中，Look here 這一句話發生了分化作用。當學生尚未熟悉上下文之前，教師就給指出 Look here 可譯成 послушай-ка（喂），是不太合適的。因為教師這樣做，並沒有產生那種由上下文本身所引起的分化作用。可見，在學生自己遇到翻譯上的具體困難而加以克服（如果學生需要，教師可給予啓示）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分化，比事先教師給指出譯文要強烈得多。

當然，在許多情況下，讓學生自己去獨立思考幾乎是不可能的。英語的固定詞組 It rains cats and dogs（這裡下雨下了貓和狗——逐字譯）學生就很難想到應該譯成俄語的 дождь льёт, как из ведра（傾盆大雨）。無疑，像這種句子，教師事先給學生解釋是完全必要的。

教授外語詞彙時應該選擇怎樣的教學方法，完全取決於它有無更加深化分化過程的可能。

當然，這裡所提到的問題還有待於今後更詳細的研究。我覺得根據巴甫洛夫學說如何來進行外語教學的教學法問題，會給蘇聯外語教學法專家的創造性工作開闢廣闊的遠景。

〔註一〕И. П. 巴甫洛夫：「二十年經驗」，醫學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九七頁。

〔註二〕同上。

〔註三〕И. П. 巴甫洛夫：「自然科學和大腦」，蘇聯科學院一九五一年版「巴甫洛夫全集」第三卷，第一冊，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註四〕И. П. 巴甫洛夫：「條件反射」，醫學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二十年經驗」第四五二頁。

作者：Л. М. Косман

譯者：方如英

原題名：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буч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в свете учения акад. И. П. Павлова.

原文載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языки в школе“ 1953, № 5, стр. 58—62.

外語教學法對社會情況及其任務的依賴關係

Л. В. 謝爾巴院士

首先應該肯定，外語教學法一方面和當前社會賦與它的任務有關，另一方面和當前社會上所存在的方法有關，換句話說，外語教學的方法（教學法）或多或少依賴於當代的社會情況和社會結構。當然，這裡所談的，並不是這些或那些方法中的技術性的細節，甚至也不是所謂這些或那些「教學方法」或「實用教學方法」（這類「方法」在語言教學和藝術教學中很多，尤其是歌唱和朗誦方面）；而談的是外語教學的原則和整個教學系統（各種「教學方法」和「實用教學方法」〔註一〕都是在這系統中產生的）的問題。

現在我們用幾個實例，來說明過去存在過的這些關係。這樣做：第一，能使我們利用過去的經驗；第二，能幫助我們瞭解目前的任務以及最妥善地解決這些任務的方法。

最普通的而且常見的情況是：社會根本不需要它的成員有系統地學習某種外語，或者至少是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需要，古俄羅斯時，除了所謂教會斯拉夫語以外，一切其他語言所處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現代對於大部份非洲語、美洲語、澳洲語、玻里尼西亞語以及諸如此類的「奇異」外語，也是這樣（當然也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俄文本的教學材料）。就是不久以前，我們對於本國北部的語言，如楚科特語、愛斯基摩語、奇利雅克語等等也曾是這樣的。西歐各國例子也很多，近在上一世紀，他們還覺得不需要學習俄語，而在中世紀，則除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以外，對大多數外語一概置之不理。

在這種情況下，要學習某種外語，唯一的方法是較長期地居住在該族人民中間。因為和這族人民交際，除了他們自己的語言外，不能用任何別的語言；所以，新來的人照例會很快就能或好或壞地掌握本地人的語言，而掌握的好壞得憑許多次要條件來決定：要看外來的人學習語言的願望強烈與否，要看他是不是善於交際，要看他與本地人的關係如何等等。如果本地人沒有一套現成的教外國人的方法，那麼後者祇得用自然的方法去學習前者的語言，也就是說模倣周